

帕德瑪河上的船夫

印度 馬尼克·班納濟著

郭 开 蘭 譯

王 宗 炎 校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帕德瑪河上的船夫

馬尼克·班納濟著

郭 开 關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号)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

北京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字數：110千

開本31' × 43' $\frac{1}{32}$ 印張 $\frac{3}{16}$ 頁2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5000

定價(6) 0.55元

by Manik Bannerjee

BOATMAN OF THE PADMA

Kutub, Bombay, 1948.

这是印度雨季刚过了一半的时候，也正是帕德玛河上盛产希尔沙鱼^①的时候。捕捉银色鱼儿的工作，整天整夜没有一刻停顿。每天晚上，从轮船码头望去，总能看到河心里有百十个亮光，闪闪爍爍，漂来漂去，就像许多飘浮不定的萤火虫一样。这些亮光都是从一些小渔船上射出来的。它们整夜在那黑黝黝的、神秘凄凉的河上飞来飞去，好像一些意义不明的信号。过了午夜，也不知道是到了几点几刻，市镇上，乡村里，火车站上，轮船码头上，到处都会有疲倦的工人打着盹，昏昏地睡去。天将破晓的时候，从片片愁云的裂缝中，说不定还可以看见一弯镰刀似的月牙儿。可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也不会吹灭捕鱼的灯火，因为那些小渔船的舱里这时才会渐渐装满死去的白希尔沙鱼。在昏暗迷蒙的灯光下，鱼鳞闪闪发光；呆滞的鱼眼，看去就跟浅蓝的水晶一样。

① 希尔沙鱼 (hilsa)，学名“*clupea ilisha*”，是一种印度产的类似鲱白鱼的名贵鱼。

船夫庫威尔正在德彼甘吉上游一哩半的河面上忙着打魚。同船的還有兩個人——鄧南齋和甘尼席。他們三個都是凱杜蒲村的人，村子坐落在從這兒往上游去的兩哩路的地方。

這只漁船不算大。靠近船尾，有個類似船篷的東西。下雨的時候，他們兩三個人就擠在下面。其他部分則完全曝露在風雨之下。船的中央有一個約莫兩肘長的艙口，打到的魚兒就從這兒倒進船來。從船舷撒到水里去的漁網，張在一個竹子搭的三角架上，好像巨鳥的一只翅膀。漁網的一頭有一根和船舷平行的竹竿，竹竿的兩端，又各有一根竿子交叉着伸進船來，在船里的部分大約有兩肘長。這兩根竹竿就是起網落網用的把手。

這只船是鄧南齋的，漁網也是他的。每天夜里，不論打到多少魚，一半總歸他所有，剩下的一半才歸庫威尔和甘尼席對分。鄧南齋幹活總不怎么賣勁，因為他究竟是船主。當其他兩個人在忙着弄網，把網撒下水，打到魚以後又提起來倒進艙的時候，他往往坐在舵旁，始終不動一下。小船隨着帕德瑪河的波浪在那兒搖盪，船上的燈也忽明忽暗地閃爍着。即使刮來一陣陣的大風，也吹不散那永遠瀰漫在漁船周圍的濃厚的魚腥氣。庫威尔和甘尼席常常整夜忙碌，腰里只裹着很窄的一條布，渾身透濕，在河上的涼氣里微微發抖，一面用睡眠不足的發紅的眼睛，牢牢地盯着波濤起伏的水面。漁船同時

却在河面上悠然地盪着。他們偶尔也把船輕輕地划几下，划到魚兒密集、可以成羣地打到的地方去。

今天夜里，他們打到的魚比平时多得多。然而，运气好不好，还要等黎明回到德彼甘吉以后才能知道。要是人人都打到大量的魚，魚价便会下跌，賺头也就不会有多大了。当然，魚兒通常总不会同时挤滿整条河的，——这倒是一个可以称道的好处，——因此，大家决不会都在同一个时候打到大量的魚。

“喂——裘一杜！你运气好嗎？”庫威尔对鄰近的一只船叫喊。

“不坏，”傳來了回答的声音。接着对方同样問了一句，庫威尔跟着也回答說魚打得很多。

“問問他昨天晚上的行市是多少，庫威尔，快問，”鄧南齋粗声粗气地插嘴說。

昨天傍晚，希尔沙魚好像賣到过五盧比左右。“明天早晨准会跌到四盧比，錯不了，”鄧南齋喃喃地抱怨說。
“打魚真是倒霉的行道，唉！”

庫威尔沒有作声，只把漁網唰的一声撒下水去。

今天晚上他本來就覺得不舒服。他的老婆瑪拉劝他留在家里，別出來打魚，可是，他哪有工夫去考慮自己的健康呢？这一季，他多希望能租用阿克希尔·沙哈的池塘啊！可是，这次跟上次一样，他沒有錢，租不起。为了餬口活命，他就只好仰仗慈悲的帕德瑪河了。他自

已又沒有一個結實的漁網，可以在這條波濤洶湧的河上打魚，所以只得一年到頭拚命替鄧南齋或者那個從納雷爾來的裴杜幹活，好分到一份少得可憐的魚。而且，希爾沙魚的季節一過，帕德瑪河的魚產就會減少，到那時，帕德瑪河就像是把她的魚子魚孫全都藏到自己的寬廣無邊的河身的什麼地方去了。一個漁夫，要是沒有錢，首先就爭不過那些能向河岸主人交租、又有值一千盧比的大漁網的大戶。就是餬口活命，也是朝不保夕。鄧南齋和裴杜其實只是小戶；從他們手里分到的一份魚，是決不夠養家的。何況就連這一點微薄的收入，也只有在盛產希爾沙魚的季節才能得到呢？因此，庫威爾雖然身體發燒，渴望休息，也決不敢在家耽擱一夜。

午夜的時候，他們略為休息了一會，便又開始打魚。一直到天快亮了，庫威爾才用困乏的聲調說：“大叔，我們歇一歇吧？”

“你們這班年輕人就知道歇。你不是整天都在家睡覺嗎？”鄧南齋咆哮着。“我們再在這一帶來回兩次，往後你們尽管去歇好了。”

“不——不成，”庫威爾又說道，“我至少得抽口煙，才能再幹活。你不知道，大叔，今天夜里我不大舒服。”

庫威爾和甘尼席掛起漁網，在船篷前面坐了一會。庫威爾取下掛在船篷上的小水煙袋，從一個小洋鐵盒里拿出一些自己泡制的烈性煙草，塞進他那已經用了一年

半的陶制煙鍋，準備抽煙。他撕下一片椰子皮來擋住風，只用一根火柴就點着了煙。熟能生巧——他從十二歲起就會抽水煙了。

小船慢慢地朝下游漂去。鄧南齋本來應該掌舵的，可是他却懶懶地向庫威爾伸過一只手去。“喂，”他說，“把水煙袋給我吧，我想抽一口。”

庫威爾把煙袋遞給他，悶悶不樂地坐着。

甘尼席冷得直抖，在庫威爾旁邊縮成一團，彷彿真是冬天一樣。“天氣冷得厲害，你覺得嗎，庫威爾？”他突然說。

誰都沒有理會他的話。他看見沒人理他，就推推庫威爾的膝蓋，補上一句說：“天氣冷得這麼厲害，我簡直要凍死了，庫威爾，你看不出嗎？”

這三個人當中，甘尼席最笨。他的頭腦很遲鈍。他一點也不知道人家根本瞧不起他，根本不想回答他的話。所以他總是把話說了一遍又一遍，不等到一個回答總不肯罷休。即使那回答是嚴詞的譴責，他也從不動怒，就連生不生氣也很難說。

他和庫威爾特別要好，事事都要請教他，碰到困難的時候，也總去向他求救。這種依戀固然可以說是單方面的，可是從某一點看來，也是一種彼此親密的友誼。因為他們有着共同的利害和希望，又分担着同樣的痛苦和歡樂，他們雖然也吵架，可是吵過以後又會和好。不

过，甘尼席是个胆小的人，所以他們吵架的时候並不多。

他們輪流抽着煙，一直到把煙鍋抽空了为止。小船已經漂了很長一段路了。庫威尔將煙鍋里的煙灰倒在水里，掛起水煙袋，把漁網撒下。甘尼席也拿起槳來。过了一会，他突然用一种恳求的音調說：“庫威尔，唱支歌來听听吧！”

“噢，”庫威尔回答說，“你想听歌嗎？我告訴你——你把腦袋煮來吃掉就能听见歌了！”

这句辱罵的話使甘尼席不再做声，可是他馬上便自己唱起歌來。他根本不会唱歌，可是，这並沒有什么关系。鄧南齋和庫威尔留神听着他的歌詞，歌里提出了一个深奥的問題——“我为什么得不到意中人的欢心？”这問題的确不簡單。

*

* *

他們一直幹到曙光染紅东方的天际，随后，他們便向輪船碼頭划去。到达碼頭的时候，天已經大亮了。

河上現在活动起來了——沿岸和水上都活动起來了。时时都能听见輪船汽笛的响声。这兒，一只輪船剛起錨开走；那兒，一只輪船又橫過來靠攏碼頭。从加尔各答开來的邮車剛剛到达。碼頭和火車站上的店舖都開門了。許多人到河里來洗澡。数不清的大小船只，載着客人和貨物，鬧鬧嚷嚷地湧進來。沿着碼頭，一眼望

去，尽是拴在一根根插在泥地樁子上的大小不一的船只。

在河里，只有水在流动。在陸地和水面上，生活却像一股片刻不停的水流一样在那兒奔流。

漁船聚集在碼頭的一角。这时滿載着魚兒的船已經來了很多。到处都是嘈雜聲。魚的買賣正在進行，買賣双方討价还价非常迅速，同时也在交涉轉運的办法。

通常到了这个时候，庫威尔經過这样一番熱鬧，照例总会忘記一夜的疲勞，感到精神抖擻起來。可是，这一次他却昏昏欲睡，全身癱軟。也許从天蒙蒙亮的时候起，他就在發燒了。他兩眼充滿血絲；至少，甘尼席曾經这样对他說過四五次。

庫威尔脫去圍腰，換上一條三肘長的骯髒的小腰布，便上了岸。收貨員凱德納已經在滿是泥漿的地上設立了他的辦事處——這辦事處就是一張木桌和一把破椅子——現在他正在本子上記魚的數目。每逢數到一百，他手下的人便會猛的彎下腰，從魚堆上抓起五條魚來放進一個大貨箱；這就是他的回扣。附近另外還放得有一些更結實的貨箱，準備起運的魚就放在里面，每層魚中間都鋪着厚厚的一層冰。四五節運貨車箱已經停在了一條樣子很不牢靠，像是從幹線上硬岔出來的鐵軌上。這些裝滿魚的車箱會按時到達加爾各答。加爾各答的人，不論早晚都可以在城里的許多市場上買到希爾沙魚。在加爾各答的空氣里，人們是可以聞到油煎的帕德瑪河希爾

沙魚的香味的。

一个穿着長襯衫的矮胖男人，站在一節車箱旁邊，竭力想引起庫威爾的注意已經有好一會兒了。庫威爾一朝他那邊望過去，他便對庫威爾招手。

庫威爾暫時並沒有動；他先不在意地繼續朝那邊望着，過了一會才走到那個人跟前，問道：“又有什麼事啦？”

那人怒冲冲地回答說：“你怎么裝得像不知道呀，老兄！把魚給我，快——來三條。”

“今天一條也沒有，席塔爾大爺。”

“一條也沒有，”席塔爾故意學着他的腔調說。“那怎麼會？哼，老兄，你怎么能够這麼說？給我來三條大的，快点。”

“今天不行，先生，”庫威爾搖搖頭說。“瞧那邊，大爺，鄧南齋大叔在盯着我呢。我偷不到。你今天到市場上去買吧。”

席塔爾可不會就這麼輕而易舉地放棄希望。何況，市價要比庫威爾要的價錢高出三倍呢！“庫威爾，給我三條吧，”他懇求地說，“別傻啦。我一定多給你一些酒錢，明白嗎？”

“我去想想辦法看。你等一等吧。”

庫威爾用腰布的一頭遮住上半截身子，回到船里。四周都是熟人。要是他帶着偷來的魚在岸上走，給人抓

住，那真会羞死人的。不过，人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很难有工夫去注意魚堆里的魚是不是給人偷走了几条。他提心吊胆，終於悄悄地塞了三条魚到腰布里。接着他便向席塔尔走去。席塔尔的敏捷也不亞於他，馬上便把魚放進了他帶來的一個袋子里。

“我明天給你錢，庫威爾，”他說着就想走開，庫威爾却一步跨上前去，說道：“別忙，席塔尔大爺，幹嘛這麼急呀？把錢給我。”

“我不是跟你說了嗎，老兄？明天給！”

“哦，不，不行。今天我拿什麼來养活我自己和孩子們呀？”

“我告訴你，今天我沒錢。明天一定給你——我說話算話。”

席塔尔小心翼翼地提著腳，踩著又軟又滑的爛泥地走掉了。“他媽的騙子，”庫威爾咕噥著；可是他累得要命，所以也就只好一面咒罵席塔尔，一面走回船上，伸直癱軟的四肢在船頭上躺下了。

甘尼席是個蠢漢，鄧南齋要想在收進晚上打到的魚的賣價的時候把他支開，是一點也不費事的。可是庫威爾，如果是在平時的話，總會像水蛭似的釘住他，立刻問他要自己的一份錢。

今天早晨，情形可不一樣。當鄧南齋做完買賣，獨自回到船上的時候，庫威爾抬起頭來問道：“大叔，我們

打了多少魚？起碼总有四百條吧，呃？”

“哈！”鄧南齋嘲笑了一聲，“豈止四百條，簡直有一千條呢！我的算術大家，我們一共才打了兩百五十七條。他們付了我們兩百五十條的錢！”

“大叔，不至於吧！”庫威爾坐了起來。“上次我們打的魚一點也不算多，可是也有二百二十七條呀。”

“原來你是這麼想的，是不是？你以為我是騙子！”鄧南齋大聲叫嚷起來。“等甘尼席回來，你問他好了！媽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大叔，”庫威爾屈服了，“根本用不着問誰。你不是騙子，我不過是在疑心，也許那個渾蛋收貨員騙了你。”

他的疲乏的眼睛需要睡眠，可是憤怒和悲哀湧上他的心頭，淚水禁不住從他困倦的眼皮底下淌了出來。他覺得自己是窮人中最窮的人，賤人中最賤的人，所以大家才都認為自己高他一等，有權利藐視他，欺騙他——這在他們已經習以為常了。而他自己呢，他連抗議的權利也沒有。人人都剝削他，欺騙他，可是他連悄悄地吭一聲都不行。

鄧南齋派甘尼席去買炒米去了。他剛一回來，他們就立刻開船。他們甚至不用划槳，小船就能隨着流水自動朝他們的村子漂去。鄧南齋和甘尼席放了一些糖蜜在嘴里，就吃起炒米來。庫威爾什麼也沒有吃，他彎身在

水面上，喝了几大口水。在河面的小涟漪上，有千万个太陽在那兒閃着光。一些魚狗和鳶鳥猛扑到河面上來捕捉獵物。远处，有一只輪船的煙囪冒着黑煙，看去像是模糊的信号。天空晴朗，沒有一絲云彩。

一种突如其來的关心，使得甘尼席对庫威尔說道：“你是不是很不舒服？你原先幹嘛不待在家里呢？”

庫威尔沒有回答，还是一动不动地躺着。

“要不要我替你把头揉一揉？”甘尼席問。

“不——不要。”

甘尼席考慮了一下，又說：“庫威尔，要是你能在那边掌舵，大叔和我很快就可以把船划回去的。”

*
* *

从村子东头过去，完全都是漁夫們居住的地方。虽然周圍有一大片空地，可是住区里的小茅屋却緊緊地挤在一起。乍看起來，这彷彿是由於窮人們的某种莫名其妙的拘謹心理，因为他們虽然生活在廣大的世界上，却仍然不放心与人共处。可是多想一想，事情就明白了。很明顯，可以居住的地方固然不少，但是窮人除了那一沓見兒地方以外，却沒有安身之处。限制着他們的，是地主們与日俱增的霸佔肥田沃土的權利。一代接着一代，漁民的茅屋只有盖在茅屋旁边。因为他們付不起多的租金，只能租那么一点点土地，所以住区里非常之挤，

茅屋都緊挨着茅屋。

日子一天天過去，生活隨着四季的循環周而復始。這兒，一塊河岸被帕德瑪河的貪得無厭的河水沖塌了，吞噬了；那兒，一個沖積起來的新沙洲，像閃閃發亮的小島似的，在河心浮現出來；同時，在某個更遠的地方，一個五十年來一直標在勘測圖上的同樣沖積成的沙洲，却又可能忽然被神祕的河浪淹沒。在漁夫的住區里，沒有一天聽不見孩子的哭聲。飢渴之神，啼笑之神，使人失魂落魄的黑暗之神，在這兒儘管受人膜拜，却永遠沒有鑒足的時候。村里的富貴人家、婆羅門^①和其他有身份的人，都禁止這些低賤的漁夫走進他們的區域。同時自然也千方百計地摧殘着他們的生命。每逢雨季，他們的茅屋簡直不能居住；冬天里，寒風又直透他們的骨髓。疾病是他們常有的座上客；疾病來了，跟着便是親人的亡故。他們彼此磨擦、爭鬥，一直弄到筋疲力竭；求生的需要畢竟是殘酷而不可避免的。對於生男育女這回事，住區里的人總是冷眼相待，對它既沒有歡樂，也沒有悲傷。在這兒，生活的滋味要從飢渴、色慾和痴情，要從狹隘的自我求生的活動中去體驗。不錯，也要從家里釀造的酒里去體驗。這種酒是用棕櫚汁和作為大眾日常食糧的米發酵釀成的。上帝住在村子的那一頭，和富貴人

① 印度社會四種種姓中的最高種姓。

家在一起。在這兒可找不到他老人家的蹤影……

住在這兒的人，十之八九都靠帕德瑪河和一些跟它相連的水渠餬口。有些人，像庫威爾一樣，船上張着不大不小的漁網，在這條浩蕩的大河上到處漂泊。也有一些人整天在那些水渠上打魚，用的是比較小的漁具。他們之中，還有一些專以搖船為生的船夫，載客運貨，從這個村子到那個村子，或者走遠途的航程。這兒可以說是真正的水鄉。雨季的時候，河水到處汎濫，每年总有那麼幾天，除了蓋得很結實的房子和一些不大的高地以外，整個區域都被水淹沒。有時連房子里也到處都是水。一連幾天，完全看不見道路的痕跡。在村子里，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都得划船。幾天之後，水退了，小路才開始隱隱約約地露出來。可是，大路卻還要等一個月以上的時間才能通行。人們除了唯一的靠山——船只——以外，簡直沒有其他的交通工具。

一直要到冬末三四月間，他們才不再需要這種孟加拉東部的平底船。不久，水渠干了，田野里不再是水，而是一片庄稼，或是收割後的空地了。人們這時從這村到那村，來來往往，可以順着農民的田埂走。

可是，在帕德瑪河上，船只却照常通行，因為帕德瑪河是永遠不會干涸的。誰知道這條河是什麼時候形成的呢？河水一刻也不停息地在流向大海。誰也不會見過帕德瑪河的污泥的胸脯，她的胸脯永遠隱藏在流水下面。

*
* *

漁夫們的住區离河边並不远，可是庫威尔却觉得，走回家很吃力。甘尼席一路上不停地嘮叨，他却默默不語。鄧南齋沒有下船，他有事独自划船到鄰近的一个村子里去了。

甘尼席的茅屋比庫威尔的茅屋离河边近，可是他却陪着生病的庫威尔，送他回家。

一个名叫納庫尔·达斯的鄰居，坐在茅屋外面抽烟。他一看見庫威尔，便大声喊道：“喂，庫威尔……听我說！”

“他病了，”甘尼席替庫威尔解釋說。

“哦，他病了嗎？讓他赶快回家，去看看發生了什么事吧。”

听了这种話，誰也不能不理會。因此庫威尔便有点不放心地問道：“納庫尔哥，是什麼事？”

“哦，沒什麼大不了——你又添了个娃娃啦——昨天深夜里生的。”

“真的嗎？”庫威尔吃驚地問。“才九个月嘛。怎么会呢？”

“別傻啦，老弟。九个月已經很够啦！”

“是个男孩嗎？”甘尼席問道——这是他所說的第一句通情达理的問題。